

阮阿媽是新婦仔

天猶未光我就醒矣，逐擺我若轉來阿媽兜，我攞七早八早就予雞鶻仔啼拍精神，毋過我知影已經有人早就起來矣，伊就是我的外媽，厝邊攞叫伊阿足姆仔，我嘛知影早頓有蕃薯籐糜通食矣，我上愛食甜甜鬆鬆閣黃錦錦的蕃薯籐，洩洩的糜配鹹鴨卵抑是蔥仔卵、菜脯卵，我攞食袂厭，阿媽的手會變魔術，足聲煮食，冬節時就掌圓仔、燻補；過年時會炊甜粿、草仔粿、菜頭粿；七娘媽生就翕油飯，煮藕仔湯。七月半拜好兄弟，就攞一大堆的好料，有魚有雞有肉，閣有繭菜丸、繭香菇、炕豬跖、小管子、蚵仔酥…。哇！有夠豐沛的啦！無像阮阿母，早頓干焦牛奶配吐司(sioh-pháng)挾煎卵抑是挾火腿的三明治，我若想欲食糜，阿母就講伊欲上班無彼个閒工透早起來煮，無叫我紮錢家己路邊買就蓋好了。唉！我嘛知影阿爸、阿母佇都市趁錢誠辛苦，早頓、暗頓會當款予我佻弟弟食就趕甲喙鬚拍結矣，哪通俗躡庄跤無上班的阿媽比？

我是阿媽焠大漢的囡仔，讀小學進前，阿母因為上班無閒，我和弟弟出世一滿月就送轉去庄跤予阿媽焠，阿公、阿媽足疼阮兩個姐弟，定定聽個講阿母細漢有佻乖佻勢讀冊，所以會當考著公家頭路，叫阮兩個就毋通予個失望，但是我毋知是按怎阿母會曉讀書就是袂曉煮菜，阮兜的暗頓毋是自助餐廳買轉來就是下晡市仔買便的，拜六、禮拜嘛定定去食餐廳，我足想欲共阿媽焠來阮兜躡。

自從阿公過身了後，阿媽就一個人躡佇庄跤的紅瓦厝，阿舅、阿姑個攞佇都市食頭路，表兄、表小弟、小妹嘛是予阿媽焠到上幼稚園才焠轉去個父母身軀邊。我感覺阿媽足可憐，我定定敲電話叫阿媽來高雄阮兜躡，阿媽攞講：「慧孫的！阿媽就愛躡庄跤較有老人伴通好開講，去恁兜，恁去上班、上課，我一個人毋知欲創啥物，閣再講遮的公媽愛拜，雞仔鴨仔嘛愛飼，菜愛沃水，竹仔愛舂塗，我這馬著老矣，定定遮瘦遐疼，若無，我嘛猶會種稻仔呢！你好好仔讀書，毋免

煩惱阿媽。」阿爸、阿母嘛講老人較袂慣勢都市人的生活，硬叫伊來蹓，無的確顛倒艱苦，歹食歹暈，一禮拜就吵欲轉去矣。所以我上佻意寒暑假若來，我就會當轉去庄跤佻阿媽蹓一兩禮拜，攏毋免上安親班關規日，我逐工就綴阿媽飼雞、飼鴨、挖竹筍、挖蕃薯、挽龍眼、挽木瓜、掠菜蟲...，無閒規工，嘛耍規工，真奇怪！無電腦通拍嘛袂無聊，弟弟熟似厝邊阿伯的囡仔，阿伯恁個做伙去跔樹仔、幌韃鞞、耍溪仔水、炕塗窯...，伊嘛耍甲無想欲看卡通、看厝子冊，轉去高雄，阿母攏認袂出阮姐弟仔，笑阮是非洲來的烏番。

我跔落總鋪，摸去灶跤，阿媽真正跔佇灶前咧起火，阿媽誠儉，明明有瓦斯爐，攏毋甘用，伊講燃灶較慣勢，若無一寡樹枝、草網無用嘛拍損無彩。微微的火光，照著阿媽消瘦全皺痕的面，伊的喙輒陷落去，尻脊駢嘛加較痠，阿公過身了後，阿媽敢若勾水去仝款，變甲較矮較瘦，阿母講是我較大漢矣，所以看阿媽煞變細漢，但是我真確定，阿媽比以前較瘦較痠嘛較老矣，我捌偷偷仔看伊對阿公的相片流目屎，早暗燒香點火的時陣，我看伊的喙攏細聲念，親像咧共阿公講話按呢。

這陣阿媽的目睷嘛敢若有目屎綴火光爍咧爍咧，看著我驚一越，緊用手腕拭目屎。

「阿媽你哪會咧哭？」

「哪會有啊？是起火薰著目睷啦！」

「阿媽你那著遐爾儉，用瓦斯爐就攏袂矣。」

「無要緊啦！柴若曝有夠焦就袂薰目睷矣！今仔日，恁大姑婆欲來坐，恁就愛較好喙的，較有禮貌的，知無？」

「大姑婆?...唔！就是彼个大籬閣粗聲的阿婆，是無？」我想起阿公出山彼一工，佇阿公棺材前哭甲大細聲彼个，伊毋但無安慰阿媽，閣怪阿媽平常時無共阿公顧予勇，害阿公七少年八少年就肝樑，才六十外就往生，這馬的人攏食甲七老八老，阮阿公算短命的。阿媽親像足驚伊，頭顯顯(tshih)，一句話著毋敢應。阿母講伊就是阿公的大姐，上勢欺負阿媽，當作阿媽是個兜免錢的長工。啥是長工？阿母講規年

透冬躡佇人兜共人做工的人叫做長工。

「囡仔人毋通無禮貌，講話無大無細。」阿媽猶閣咧為彼个虎姑婆。

「伊對你糲我才無愛插伊咧！」

「人講：『好歹在心內，喙脣皮仔相款待。』咱毋通予人笑無家教，知無？伊比阿媽較大，你絕對袂使歹面腔。」

「好啦！伊上好趕袂赴車班莫來。」

虎姑婆仔毋但趕有著車班，而且早早就來，阿媽叫我捧茶予伊食，閣叫我佻弟弟倚齊齊共伊頓頭叫大姑婆，我體會著啥物叫做皮笑肉無笑，按呢做人真假，叫做好家教？我想攞無。

「阿杏的查某困遮大漢矣！查埔囡仔那會攞無大著，真是豬毋大大去狗。實在誠緊，咱攞予孫逐甲老啊。」虎姑婆仔真正是狗喙吐袂出象牙，家己狗聲乞食喉，閣笑人毋成猴，提一盒蘋果來，我看是六月芥菜假有心，啥知影你透早就來，敢有啥物好空的？

「我頂擺共你講的代誌，你決定好未？」虎姑婆仔總是講著話機矣。

「大娘姑！你莫逼我好無？這塊地是祖公留予咱囡孫的，咱那通為著錢就來賣祖公仔產？阿爸阿母若閣佇咧，一定袂答應。」

「阿雄已經往生矣，你我也七十外歲人矣，序細攞咧上班，啥人會曉作穡？田園囡佇遐拋荒，不如賣予人起做工場，錢分予序細買厝買股票，按呢趁錢才會緊。」

「序細逐家攞有頭路，生活也毋是袂當過，那著趕緊賣祖產分錢予個？」

「這馬有人出懸價欲買你毋賣，若去買捌位，你敢會當閣賣著這款價數？」虎姑婆仔已經小可咧受氣矣。

「祖產是欲傳予囡孫的，我袂賣。」阿媽瘦罔瘦，講這句話閣真大聲，真有力。

「阿足仔！你共我聽斟酌，這五分地你紙頭無名，紙尾無字，彼是阮父母留予阮姐弟的，你不過是一个「新婦仔」，食阮兜的米，予阮老母飼大漢的新婦仔。地是我佻阿雄的，阿雄死矣，你憑啥物阻擋我賣

田地？」

「我雖然青**盲**牛毋捌字，看無所有權狀寫啥，毋過遮的土佗一位我無掘過？佗一樣樹仔我無**絞**過？我八歲就來恁兜，擔潘飼豬，斬料飼雞，播田種稻仔，我這個新婦仔毋捌領過壹角銀工錢，這塊地準無我的的名，**嘛**有阮**翁**的名，伊死了阮遐的囡**嘛**攏有份，**欲**賣就賣恁的額**嘛**。」

我毋捌看過阿媽遮歹面腔過，伊一向攏笑頭笑面，輕聲細**說**，這陣講話若阿公咧，緊**閣**大聲，莫怪啦！講著「新婦仔」，我雖然毋知影是啥，毋過我會記得細漢時陣足愛哭，大姑婆捌**共**我**嚇**(hánn)講：「閣哭，**共**你送**予**人作新婦仔。」我毋知影新婦仔是啥，但是大人攏**嘛**愛用虎姑婆仔、警察仔、**貓**仔(bā)…來**嚇**囡仔，所以作新婦仔一定是足恐怖的，我隨著毋敢哭矣。

「我煞毋知你躡佇遮，想欲**共**厝佔牢牢，看後擺會攏變恁的**未**？」

「**你**若欲搬來遮躡，我無反對，是驚**你**庄**跋**躡袂牢(tiâu)。」

「好啦！算我姑情**你**啦！阮大後生阿成仔要股票，了幾**若**百萬去，**若**無這條錢來還，厝就會予銀行拍賣去，人起工廠欲愛規塊土地，無愛買半塊，**你**予我拜託好**無**？若無毋但個某囡無厝倚，阿成仔**閣**著掠去關。」虎姑婆仔竟然會流目屎，無地看。

「阿成仔哪會遮**惹**啦？」

「哪會知本來**就**做好好，股票雄雄**跋**落去，阿成仔毋甘願，**閣**借錢去買來補，那知影愈**落**愈深，尾**仔**就了幾百萬轉袂過矣。我**敢**會當見死毋救？阿足仔！**你**予我拜託好**無**？」

「唉！要股票若跋筴咧，十**个**跋九**个**輸。無就轉來種田慢慢仔還，搬轉來遮**嘛**閣有通躡。」

虎姑婆仔受氣**掣**轉去，伊一直罵阿媽是新婦仔、是外人，無資格決定個兜的財產，阿媽攏隨在伊罵，目屎直直流，我就罵虎姑婆：

「**你**莫閣圓仔炒麵線膏膏纏矣，阮阿媽毋賣啦！」。

暗時，我和阿媽倒佇眠床，目睷**瞞瞞**(kheh)就是睷袂去，我知影阿

媽嘛暈袂去，因為伊不時吐大氣。我細聲叫阿媽欲放尿，阿媽跣起來煮我去便所，轉來眠床頂的時，我趁機會問阿媽啥物是新婦仔，毋通予弟弟知影，若無伊这个大囷喉空會四界去放送，講阮阿媽是新婦仔。

「唉！新婦仔就是細漢就嫁去捌人兜予人做查某嫻，大漢才恰人的後生做翁某的查某囡仔。」

「啥！彼啥人欲啊？」

「是啊！散赤人囡仔生濟飼袂起，無法度只好送予人飼，免錢替人做工課，做毋好就予人拍。」

「你有予阿祖拍過無？」

「哪會無？以早的囡仔那有恁遮好命，無乖攏嘛藤條提起來搽，扁擔擡起來托(mau)，定定嘛跂手仔尻川一稜一稜(ling)，有當時仔閣佇空喙掌鹽，看你後擺敢無？做著毋著，大人若無歡喜嘛是拍。」

「外祖那會共你送予人做新婦仔，一定是你愛哭 hōnn？」

「恁外祖散赤無法度予囡仔食飽，阮兜連繼生五个查某囡，我排第五，所以阿祖共我號名足仔，就是有夠「了」的意思，第六、第七个才生恁舅公。我八歲就會起火煮飯、祛柴、洗衫、顧小弟，人才欲愛我做新婦仔，我嫁過來時，你阿公才五歲，若阮小弟咧，阮攏作伙耍，毋過較大漢了後，厝邊隔壁笑阮後擺是翁仔某，笑阿雄仔娶某大姐坐金交椅，你阿公就歹勢轉受氣，毋愛恰我要，定定罵我痾查某，講我遮糶，伊才無愛娶我做某。」

「阿公一定是歹勢啦！阮同學若講我恰啥相好，我嘛會歹勢拍人。」

「恁阿公有一遍去山頂過(at)雲筍，褪赤跂予龜殼花咬著，我隨仆落去軟蛇咬的空喙，共毒血攏軟出來，繼落去俏伊走落山跂，揣赤跂仙去糊藥草仔，彼隻跂腫甲若麵龜咧，我早暗顧牢牢，攏毋敢暈，是我救伊一條命的，伊就無閣罵我痾查某矣。」

「阿公其他的兄弟嘛是娶新婦仔，是無？」

「那有？你阿祖生幾個查埔囡仔，不是破病死，就是意外摔死，干焦恁阿公飼大漢爾，有一个查某囡十八歲嫁予人，生困難產死去，所以恁阿公干焦瞎一个大姊爾。恁阿公死了，恁大姑婆就欲逼我賣地，伊

就驚予我偏去，其實恁阿舅生的才是正港姓陳的囡孫。」

「啊，我咧？」

「你姓林，是恁內公的囡孫仔。」

「毋過，我是你搖大漢的啊。」

「你無聽人講：查某囡仔嫁出去就像潑出去的水，是捌人的。」

「我無欲嫁，我欲永遠佢你躡作伙。」

「惹孫咧！等你大漢你就欲綴男朋友走啊，那會記得我這个老阿婆……」

嗯！愛睸蟲跔甲規身軀矣，我欲睸啊，毋知阿媽繼落講啥……

歇寒的時陣，我閣欲去阿媽遐躡兩禮拜，阿母講：「毋免去矣啦！祖厝和田地攏賣人起工廠矣，阿媽已經徙去和阿舅躡矣。」

「啥！阿媽輸予虎姑婆仔，真正祖產賣了了矣？」

「你姑婆仔講這是救命錢，若無地下錢莊遐的鱸鰻(流氓)，已經放刁欲斬跤斬手矣，阿媽敢忍心看個走投無路？」

「是毋是因為阿媽是新婦仔才著愛聽姑婆的。」

「啥共你講阿媽是新婦仔？你以後攏袂當佇阿媽面頭前講『新婦仔』三字，彼是伊上心酸的過去，袂使予伊閣想著做查某嫻的過去，知無？」

「知啦！」阿母毋知影彼暗，阿媽攏講出來矣，其實愛足勇敢才會堪得做人的新婦仔，若是我凡勢早就起痾抑是偷走矣，我誠佩服阿媽，伊是我永遠敬愛的「偶像」啦。

(原稿)

阮阿媽是新婦仔

天猶未光我就醒矣，逐擺我若轉來阿媽兜，我攞七早八早就予雞鶉仔啼拍精神，毋過我知影已經有人早就起來矣，伊就是我的外媽，厝邊攞叫伊阿足姆仔，我嘛知影早頓有蕃薯籐糜通食矣，我上愛食甜甜鬆鬆閣黃錦錦的蕃薯籐，kho kho 的糜配鹹鴨卵抑是蔥仔卵、菜脯卵，我攞食袂厭，阿媽的手會變魔術，足勢煮食，冬至時就搓圓仔、燉補；過年時會炊甜粿、草仔粿、菜頭粿；七娘媽生就翕油飯，煮藕仔湯。七月半拜好兄弟，就傳一大堆的好料，有魚有雞有肉，閣有炸菜丸、炸香菇、控豬跔、小管仔、蚵仔酥……哇！有夠澎湃的啦！無像阮阿母，早頓干礁牛奶配吐司夾煎卵抑是夾火腿的三明治，我若想要食糜，阿母就講伊欲上班無彼個閒工透早起來煮，無叫我紮錢家己路邊買就介好了。唉！我嘛知影阿爸、阿母佇都市賺錢誠辛苦，早頓、暗頓會當款予我佻弟弟食就趕甲喙鬚拍結矣，哪通俗躡庄跔無上班的阿媽比？

我是阿媽帶大漢的囡仔，讀小學晉前，阿母因為上班無閒，我和弟弟出世一滿月就送轉去庄跔予阿媽帶，阿公、阿媽足疼阮兩個弟弟，定定聽 in 講阿母細漢有佻乖佻勢讀冊，所以會當考著公家頭路，叫阮兩個就毋通予 in 失望，但是我毋知是安怎阿母會曉讀書就是袂曉煮菜，阮兜的暗頓攞是自助餐廳買轉來抑是下晡市仔買便的，拜六、禮拜嘛定定出去餐廳食，我足想欲把阿媽帶來阮兜躡。

自從阿公過身了後，阿媽就一個人躡佇庄跔的紅瓦厝，阿舅阿姪 in 攞佇都市食頭路，表兄、表小弟、小妹嘛是予阿媽帶到上幼稚園就帶轉去 in 父母身軀邊囉。我感覺阿媽足可憐，我定定敲電話叫阿媽來高雄阮躡，阿媽攞講：「憨孫也！阿媽就愛躡庄跔較有老人伴通好講話，去恁兜，恁去上班上課，我一個人無知欲創什物，閣再講遮的公媽要拜，雞仔鴨仔嘛要飼，菜要沃水，竹仔要 pun 土，我這馬著老矣，定定遮酸遐痛，那無，我嘛猶會種稻子呢！你好好兮讀書，毋

免煩惱阿媽。」阿爸、阿母嘛講老人較袂慣勢都市人的生活，硬叫伊來蹓，無的確顛倒艱苦，歹食歹暈，一禮拜就吵欲轉去矣。所以我上合意寒暑假若來，我就會當轉去庄跤恰阿媽蹓一兩禮拜，攏毋免上安親班關規日，我逐工就綴阿媽飼雞、飼鴨、挖竹筍、挖蕃薯、挽龍眼、挽木瓜、抓菜蟲...，無閒規工，嘛耍規工，真奇怪！無電腦通拍嘛袂無聊，弟弟熟識厝邊阿伯的囡仔，阿伯帶 in 做夥去跔樹仔、幌鞦韆、耍溪仔水、爌土窯...，伊嘛耍甲無想欲看卡通、看乸子冊，轉去高雄，阿母攏認袂出阮姐弟，笑阮是非洲來的烏番。

我跔落統舖，摸去灶跤，阿媽真正蹲佇灶前咧起火，阿媽誠儉，明明有瓦斯爐，攏毋甘用，伊講燃灶較慣勢，若無一寡樹枝草茵無用嘛拍損去無彩。微微的火光，照著阿媽消瘦全皺紋的面，伊的喙頰陷下去，尻脊駢嘛加較龜，阿公過身了後，阿媽干若縮水去按呢，變得較矮較瘦，阿母講是我較大漢矣，所以看阿媽煞變細漢，但是我真確定，阿媽比以前較瘦較龜嘛較老矣，我捌偷偷兮看伊對阿公的相片流目屎，早晚燒香的時陣，我看伊的喙攏細聲念，親像佇恰阿公講話按呢。

這陣阿媽的目睷嘛干若有目屎綴火光爍咧爍咧，看著我驚一越，緊用手 ñg 擦目睷。

「阿媽你哪會佇哭？」

「哪會有啊？是起火的薰燻著目睷啦！」

「阿媽你那著遐呢儉，用瓦斯爐著攏毋燻矣。」

「無要緊啦！柴若曬有夠礁就袂燻目睷矣！今仔日，恁大姑婆欲來坐，恁就要較好喙兮，較有禮貌兮知麼？」

「大姑婆?...唔！就是彼個大籬閣粗聲的阿婆是麼？」我想起阿公出山彼一工，佇阿公棺材前哭得大小聲彼個，伊毋但無安慰阿媽，閣怪阿媽平常時無把阿公顧乎勇，害阿公七少年八少年就肝歹，才六十外就往生，這馬的人攏食甲七老八老，阮阿公算短命的。阿媽親像足驚伊，頭 tshih tshih，一句話著毋敢應。阿母講伊就是阿公的大姐，上勢欺負阿媽，當作阿媽是 in 兜免錢的長工。啥是長工？阿母講規

年透冬躡佇人兜俗人做工的人叫做長工。

「囡仔人毋通無禮貌，講話無大無細。」阿媽猶閣佇衛彼個虎姑婆仔。

「伊對你糗我才無愛插伊咧！」

「人講：『好歹在心內，喙唇皮仔相款帶。』咱毋通予人笑無家教，知麼？伊比阿媽較大，你絕對袂使歹面腔。」

「好啦！伊上好趕未赴車班莫來。」

虎姑婆仔毋那趕有著車班，而且早早就來，阿媽叫我捧茶予伊食，閣叫我佻弟弟倚齊齊佻伊頓頭叫大姑婆，我體會著啥物叫做皮笑肉無笑，安呢做人真假叫做好家教？我想攏無。

「阿杏的查某困遮大漢矣！查埔囡仔那會攏無大著，真是豬毋大大去狗。實在誠緊，咱攏予孫仔追甲老了。」虎姑婆仔真正是狗喙吐袂出象牙，家己狗聲乞丐喉，閣笑人毋精猴，提一袋蘋果來，我看是六月芥菜假有心，誰知影你透早就來，敢有啥物好空的？

「我頂擺佻你講的代誌，你決定好袂？」虎姑婆仔總是講著話機矣。

「大娘姑！你莫逼我好麼？這塊地是祖公留予咱囡孫的，咱那通為著錢就來賣祖公仔產？阿爸阿母哪閣佇咧，一定袂答應。」

「阿雄已經往生矣，你我也七十外歲人矣，序細攏佇上班，誰人會曉作穡？田園囡佇遐拋荒，不如賣予人起做工廠，錢分予序細買厝買股票，安呢賺錢才會緊。」

「序細逐家攏有頭路，生活也毋是袂當過，那著趕緊賣祖產分錢予in？」

「這馬有人出懸價欲買你毋賣，若去買捌位，你敢會當閣賣著即款價數？」虎姑婆仔已經有點受氣矣。

「祖產是欲傳予囡孫的，我袂賣。」阿媽瘦罔瘦，講即句話閣真大聲，真有力。

「阿足仔！你佻我聽斟酌，這五分地你紙頭無名，紙尾無字，遐是阮父母留與阮姐弟的，你不過是一個新婦仔，食阮兜的米，予阮老母飼大漢的新婦仔。地是我佻阿雄的，阿雄死矣，你憑啥物阻擋我賣田

地？」

「我雖然青暝牛毋捌字，看無所有權狀寫啥，毋過遮的土佗一位我無掘過？佗一樣樹仔我無剪過？我八歲就來恁兜，擔潘飼豬，斬料飼雞，播田種稻仔，我這個新婦仔毋捌領過壹角銀工錢，這塊地準無我的的名，嘛有阮尪的名，伊死了阮遐的困攏嘛有份，要賣就賣恁的額嘛。」

我毋捌看過阿媽遮歹面腔過，伊一向攏笑頭笑面，輕聲細氣，這陣講話若阿公咧，緊閣大聲，莫怪啦！講著「新婦仔」，我雖然毋知影是啥，毋過我會記得細漢時陣足愛哭，大姑婆捌佻我 hannh 講：「閣哭，把你送與人作新婦仔。」我毋知影新婦仔是啥，但是大人攏嘛愛用虎姑婆仔、警察仔、ba 仔…來 hannh 困仔，所以作新婦仔一定是足恐怖的，我隨著毋敢哭矣。

「我煞毋知你躑佇遮，想欲把厝佔牢牢，看後擺會攏變恁的袂？」

「你若欲搬來遮躑，我無反對，是驚你庄腳躑袂著。」

「好啦！算我姑情你啦！阮大後生阿成仔耍股票，了幾佰百萬去，哪無這條錢來還，厝就會予銀行拍賣去，人起工廠欲愛規塊地，無愛買半塊，你予我拜託好麼？若無毋但 in 某困無厝倚，阿成仔猶著掠去關咧。」虎姑婆仔竟然會流目屎，無地看。

「阿成仔那會遮憨啦？」

「哪會知本來著做好好，股票雄雄跌落去，阿成仔毋甘願，閣借錢去買來補，那知影愈跌愈深，尾矣就了幾百萬轉袂過矣。我甘會當見死毋救？阿足仔！你予我拜託好麼？」

「唉！耍股票若跋筴咧，十個跋九個輸。無就轉來種田慢慢還，搬轉來遮嘛閣有通躑咧。」

虎姑婆仔受氣挫轉去矣，伊一直罵阿媽是新婦仔是外人，無資格決定 in 兜的財產，阿媽攏隨在伊罵，目屎直直流，我就罵虎姑婆：「你莫閣圓仔炒麵線膏膏纏矣，阮阿媽毋賣啦！」。

暗時，我和阿媽倒佇眠床，目睷 kheh kheh 就是睷袂去，我知

影阿媽嘛暈袂去，因為伊不時吐大氣。我細聲叫阿媽要放尿，阿媽跣起來帶我去便所，轉來眠床頂的時，我趁機會問阿媽啥物是新婦仔，毋通與弟弟知影，哪無伊這個大籠喉空會四界去放送說阮阿媽是新婦仔。

「唉！新婦仔就是細漢就嫁去捌人兜予人做查某嫻，大漢才俗人的後生做尅某的查某囡仔。」

「啥！遐誰人欲啊？」

「是啊！散赤人囡仔生濟飼袂起，無法度只好送予人飼，免錢替人做功課，做毋好就予人拍。」

「你有予阿祖拍過無？」

「那會無？以早的囡仔那有恁遮好命，無乖攏嘛藤條提起來搢，扁擔舉起來揍，定定嘛跛手仔尻川一壟一壟，有當時兮閣佇空喙搓鹽，看你後擺敢無？做對不對，大人若無歡喜嘛是拍。」

「外祖那會把你送予人做新婦仔，一定是你愛哭吧？」

「你外祖散無法度予囡仔食飽，阮兜連續生五個查某囡，我排第五，所以阿祖恰我號名足仔，就是有夠了的意思，第六、第七個才生恁舅公。我八歲就會起火煮飯、撿柴、洗衣、顧小弟，人才欲愛我做新婦仔，我嫁過來時，你阿公才五歲，若阮小弟咧，阮攏作夥耍，無過較大漢了，隔壁的笑阮後擺是尅仔某，笑阿雄仔娶某大姐坐金交椅，你阿公就歹勢轉受氣，毋愛恰我要，定定罵我痾查某，講我遮糶，伊才毋愛娶我做某。」

「阿公一定是歹勢啦！阮同學若講我恰誰相好，我嘛會歹勢拍人。」

「你阿公有一遍去山頂折雲筍，脫赤腳予龜殼花咬著，我隨跣落去吮蛇咬的空喙，把毒血攏吸出來，續落去背伊走落山跤，揣赤跤仙去塗藥草仔，彼隻腳種甲若麵龜兮，我早暗顧牢牢，攏毋敢暈，是我救伊一條命的，伊就無閣罵我痾查某矣。」

「阿公其他的兄弟馬是娶新婦仔是無？」

「那有？你阿祖生幾個查甫囡仔，不是破病死，就是意外摔死，干礁你阿公飼大漢爾，有一個查某囡十八歲嫁予人，生囡難產死去，所以

恁阿公干礁剩一個大姊爾，恁阿公死了，恁大姑婆就欲逼我賣地，伊就驚予我 phi nn 去，其實恁阿舅生的才是正港姓陳的囡孫。」

「阿我咧？」

「你姓林，是恁內公的囡孫仔。」

「毋過，我是你搖大的啊。」

「你無聽人講：查某囡仔嫁出去就是潑出去的水，是捌人的。」

「我無要嫁，我欲永遠佢你蹉作夥。」

「憨孫咧！等你大漢你就欲綴男朋友走啊，那會記得我這個老阿婆……」

嗯！愛囡蟲跔甲歸身軀矣，我欲囡兮，無知阿媽續落講啥……

歇寒的時陣，我閣欲去阿媽遐蹉兩禮拜，阿母講：「毋免去矣啦！祖厝和田地攞賣人起工廠矣，阿媽已經徙去和阿舅蹉矣。」

「啥！阿媽輸予虎姑婆仔，真正祖產賣了了啊？」

「你姑婆仔講這是救命錢，哪無地下錢莊遐的流氓，已經放 tiau 欲要斬跤斬手矣，阿媽敢忍心看 in 走投無路？」

「是毋是因為阿媽是新婦仔才就要聽姑婆的。」

「誰佢你講阿媽是新婦仔？你以後攞袂當佇阿媽面頭前講『新婦仔』三字，遐是伊尚心酸的過去，袂使予伊閣想得做查某嫻的過去，知麼？」

「知矣！」阿母毋知彼暗，阿嘛攞講出來矣，其實要足勇敢才會堪得做人的新婦仔，若是我凡勢起痾抑是偷走矣，我誠佩服阿媽，伊是我永遠敬愛的偶像啦。